



纯 的 杂

曹晓昕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有 关 建 筑

纯 的 杂

曹晓昕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的杂 有关建筑 / 曹晓昕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112-13649-0

I. ①纯… II. ①曹… III. ①建筑设计-文集
IV. ①TU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1221号

责任编辑: 孙 炼

责任校对: 刘 钰 姜小莲

有关建筑

纯的杂

曹晓昕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5\frac{3}{4}$ 字数: 200千字

2011年11月第一版 201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ISBN 978-7-112-13649-0

(2139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开头的几句话（序）

张永和

不久前刚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曹晓昕联手参加了一个设计竞赛。尽管结果是惨败，我们倒是合作得很愉快。过程中，他提到正在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希望我作为校友（我们俩都是东南大学出身的）、同行及合作者在书的开头写几句话（他也许说的是前言，但我在脑子里迅速

将它翻译成“开头的几句话”，以卸去大部分的责任和压力）。

拿到书稿，先读了自序，发现这篇自序问题很大。

首先，题为“纯的杂”的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本“禁书”，因为作者在自序中明确指出此书是给“前青春和正青春的建筑师朋友们”的，就是说没（像我这样的）后青春建筑师读的份儿，即“成人/老人不宜”。越是禁自然就越想看，于是我忍不住偷看了几眼。然后又是若干眼。不知不觉中已有斩获：曹对当代中国城市的观察（大话城市），对设计投标的剖析（中国式招投标），帮我理解工作中众多疑团；在书中为我不断向建筑外其他设计领域扩展找到了大量依据（做事情，不是做建筑；穿越边界；另外的设计）。因此，我认为这本书：一、后青春对“青春”读物是可以温故而知新的；二、此书绝不是曹晓昕自序中暗示的小学生课外读物，而是一本：

帮助梳理中国建筑实践中许多现象的，

老少建筑师通吃的，

良师益友感觉的，

专业的，

参考书。

此外，曹晓昕在自序中还说他的集子不正经，不励志。也许他并不是谦虚，而是真不想正经和励志。但我读后认为这两点他都没做到：一、读了这本书总的感受是：一个深陷于今天中国的疯狂大生产中的建筑师，还在做如此之多的冷静思考，可是件正经事儿；二、这对在焦虑和挫折中生存的中国建筑师群体，肯定是一种激励，而不是泄气。曹晓昕的语言很网络，甚至很调侃，但乘虚而入励他人之志的杀伤力就更大。总之，自序基本是误导。

鉴于作者可能没时间重写自序，我的开头的几句话主要就纠正了一下作者自序中的谬误，同时也顺便向老中青建筑师隆重推荐一下《纯的杂》的其他部分。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日

自序

首先要说，我是一个在国企大设计院的建筑师，这也是一本有关建筑的杂书。不好分类，不应是学术的那类。

“纯的杂”有两层意思，一是这确实是一本完全的由杂七杂八的文字汇集而成的杂烩，是近十年我在不同场合发表各类杂文杂感的一个合集。二是虽是杂烩，但最终谈论只涉及建筑设计这一件事，这一点上本书是纯的。

近几年去书店，满眼全是励志的正经书。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不是有点不对头，除了吊高了所有人的奋斗目标，剩下的就是教会急功近利的奋斗手段。所以很多人“被励志”后就变得很拧巴，心态很不好，做事的结果自然好不

了。这就好像几百人被一起鼓动着拼命去挤一辆公共汽车，挤上去的不但精疲力竭，而且挤得四体错位，挤不上去的被告之人生失败，只能有钻车轱辘的份儿了。

本书不是大建筑师给小建筑师的说教，一不励志，二不实用，没理论、没技术、没手法，属三无书籍，若想作为投资，在未来的设计实战中得到回报，您就不必破费买它了。

这本书比起上厕所时看的八卦书似乎又正经点儿，它汇集了我这些年在大设计院做建筑师的经历、感受还有愤怒，并且大多数已经在各类正经和非正经的刊物和杂志刊出过。随着自己的脸部特征残酷地提醒我已人到中年、青春不再，我决心把这些年写过的一些文字和相关的图片整理一下，算是对自己的粪青年代做个了断，然后轻装前行，奔向我不得不奔向的粪中年代。从这个意义上这本书算是编给前青春和正青春的建筑师朋友们。

书是由杂文和杂图拼凑的，特点当然就是“很纯”、“很杂”。

“杂”和“纯”其实就是建筑师的职业特征。

在中国，建筑师并不是个职业特征特明显的一类人，仪表上除了南大的张雷等个别人算是有点儿“范儿”，大多数建筑师基本上是扔到人堆里找不到的。如果非要列举

点群体特征的话，也就是无论是男女大都爱穿点儿黑衣服（张永和这样的建筑师现在就不穿），其实这也不算，因为酒店里的服务员也都是一身黑的，制服，倍儿挺。要是说建筑师特点是忙，爱加班，那张熬夜的菜色的脸未必能比IT的精英们难看太多。还有些男建筑师算是爱玩酷，爱留些小胡子，剃个光头什么的，要把这些人扔到美术学院的校园最多也就是些见到大巫的小巫，况且“只粪不青”的建筑师大多也不是成功的建筑师。

但建筑师也确实不是普通的大众化职业，首先很纯，每天几乎只干一件事——设计房子，甚至为此放弃一部分普通人的生活，职业的原因让建筑师接触的事很多，人也很杂：学生、教师、职员、官员、工头、老板、记者、艺术家等等，等等！和他们的交流其实就是建筑师的主要工作，所以我又觉得这本书对于建筑师，尤其是比我年轻的建筑师虽不是正经的学术书，但应当是靠谱的书。

因为时间跨度有近十年，所以很多文章在现在看来有些青涩，本想调整一下，但后来觉得不必了，既然主要是编给年轻人看的，青涩也是不能重温的过渡状态，是那个年代真实的记录。

最后要说的是，感谢张永和老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为我写序。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一个房子的好坏标准一定是看它是否健康，健康的标准可以用它是否被施加了不必要的技术措施来衡量，无论是视觉偏执的还是建筑理论嗜好。

圆白菜

二零一一年五月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圆白菜应该是什么样，或者说什么样的圆白菜是健康的圆白菜，因为它就在那儿，就在菜市场的某个角落，我偶尔也会路过买一颗，圆的，紧的，绿的，总之是认为美丽的、符合某种与生俱来的形式感的圆白菜才可以进我的厨房。

以貌取人，以貌取菜不光是建筑师的软肋，也是所有人的命门。拎着菜篮子的大妈挑起菜来绝对比我还细还高标准，富豪精英们娶个老婆也一定在美女堆里选来拣去，做到了真正的“以貌娶人”。所以我也觉得形式

很重要，正如女孩子长美了，男孩子长帅了，就会多一些有利的机会，同理，圆白菜长美了也会多出一些被选择进入餐盘的机会，中国菜总结了色、香、味、形四个特点，色和形关乎视觉形式，占 50%，可见从老祖宗起就已经以貌取菜了。

这是我对圆白菜最初级的认识，而对圆白菜的真正的认识，还是源自前不久在宋庄的一次饭局。

几杯“牛二”入肚，艺术家杨茂源聊起了自己种菜的经历。他自从在宋庄完成了安居工程，有了自己的院子后，就立志种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菜。最好的耕作、最好的浇灌和最好的有机肥让他有理由相信他的圆白菜是最好的，但他发现圆白菜的生长并非像想的那样是圆、紧和白中透绿的，而是松散和随意甚至歪的。杨茂源同志立即对自己业余农民的专业性产生了怀疑，在几番请教职业农民后发现不是自己种的菜出了问题，而是自己的概念出现了问题，错误地判断了好圆白菜的形式标准。原来紧的、圆的、透绿的圆白菜是需要施以激素的，菜农们从来都是吃散的、歪的不施激素的，所谓“美好”的圆白菜是专为市场培育的。市场上见到的铁棍山药也大抵如此，如果你不去“处理”一下，他们也不会按照我们愿意看到的方式去生长，它们更愿意弯曲，至少不是那么笔直地生长。紫甘蓝也是这样，好地好水好肥好日照培育出的极品反而不是我们市场上常见的紫得透亮的那种。想要紫得透亮的那种就必须进行“技术处理”。

其实培养人和培育圆白菜很像，我们总是事先设定好的社会标准和理想蓝图，而且自认为他也愿意成为这样的标准好人，用霸权的方式实现我们认定的自由人性。我女儿小时候很乖巧、很爱画画，上小学前后一段时

期的画我经常把它扫描后打印出来，挂在桌前当毕加索来崇拜，那个时期她也很有自己的主意，经常有很多出乎我意料的想法，让我惊为天人。这些年经过6年的社会教育（其实和圆白菜的技术处理是一样的），她已再也画不出毕加索式的图画了，要不是还有美术课和美术作业，她甚至不画了，当然我也认为现在所谓的美术作业也是残害孩子艺术修养的另一种方式。每天大量的作业以及周末穿梭于各类辅导班就像每天给圆白菜喷施的技术药液，让所有孩子的想法都成了一样，一样的符合社会的优秀标准下的想象。这让我想起了杨茂源说的：不喷药的圆白菜每个长得都是不一样的，自己种的菜甚至能画出每个的不同样子，但技术处理过的就几乎是一个样，你很难分辨出它们的差异。因为它们都是“被”一样的，他们“被”长成了市场最好卖的圆白菜的标准样式！前不久网络风靡的“五道杠”少年着实令人恐惧，两岁看《新闻联播》，7岁每天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小学四年级就给市长、市委书记写信倡议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还有审阅文件的照片传于网上。最令我不解的是网络上还进行了正、反方的辩论，有什么好辩的，这就是一颗地道的被喷了药的圆白菜。这要是孩子的天性使然，孩子就不是孩子，是下凡的妖孽了！

玩出了物理诺贝尔奖的费曼，喜欢搞恶作剧，一生与规矩作对，好奇心一来可以把研究室的安全锁拆了。中国媒体和书籍介绍他时称他是怪才，我就纳闷了，我要说：凭什么叫他怪才，不就是长得和你们想象的只有喷药才能长成的圆白菜不一样吗？这是天性使然，你们那个才叫怪呢。尤其是习惯服从规矩的，如果还能得个诺贝尔奖的，一定是件最怪的事情。

建筑师的职业是做房子，农民的职业是种菜。于是二者有了一定的逻辑联系：建筑师和农民都要把自己的东西推向市场（别说建筑师是在做定

制，建筑师的投标方案其实就是菜市场里等待被选择的圆白菜），于是都要考虑市场被欢迎的标准，都要加一些技术处理。这样一说对于初涉建筑设计圈的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是新古典，这段时间是很炫的扎哈式曲线和三维曲面会成为建筑设计的流行标准款。一个设计，如果加入某种技术手段（比如参数化设计）最吸引眼球也最容易中标，所以建筑就像圆白菜一样会被“技术处理”了，给房子参数化犹如给圆白菜配某种激素。农民不吃市场标准的圆白菜，同样建筑师要是自己花钱盖房住也不会搞参数化，吃饱了撑的，费时费劲又费钱，还不一定好用，当然用自己的宅子作秀揽活儿的除外。

我的意思绝不是认为诸如参数化设计等高新技术对于建筑是无意义的，但是高新技术失去针对性的滥用对于建筑一定是灾难性的。这一点对于在建筑以外的其他领域不乏实例。

所以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一个房子的好坏标准一定是看它是否健康，健康的标准可以用它是否被施加了不必要的技术措施来衡量，无论是视觉偏执的还是建筑理论嗜好。前几年南方开会慕名去了得过国际大奖的某希望小学，情况让人震惊：不但学校残破一片，石块垒的墙也被村民拆了不少，原来该学校已经被村民弃用了，村民对该学校抱怨颇多，而且不明白为什么能招来如此多的建筑师和建筑学生参观，在他们看来这房子没法用，漏风漏雨，所以很多石块就被拆去另盖学校了。我不否认这座建筑传递的某种建筑美学的意义，甚至也被它的图片感动过，但是缺乏社会伦理评价的狭义建筑学，是不健康甚至是危险的建筑学，建筑师长期不关注社会意义及社会伦理上的健康，建筑只能变为追求形式感的喷药的圆白菜。

随着前不久西瓜炸弹的出现，我又一次感叹现代科技的力量，这样的科技也许可以获奖，但是它对于人类的生存是有益的吗？是健康的吗？如果从伦理的层面讲，这样的科技是应当被法律禁止的。

形式真的有好坏吗？当然！但它其实完全依赖于人的经验感受，因而它完全是个人的、主观的，随着经验的积累与思辨的更新，经验感受已完全相反。

前几天，又去了一趟菜市场，路过一排又紧又圆的圆白菜，我突然觉得它们很丑！“有松的歪的圆白菜卖吗？”我问道。菜场里听到的人都注视着我，视若天客……

坚固、经济、适用、美观，唯独没有涉及文化的意愿和情感的表达，“美观”一词看似与视觉文化有关，其实背后隐藏的更多词义是“喜闻乐见”，“喜闻乐见”概念下的美观，只是在过去视觉类型舒适性的总结，新的思想和新的视觉体验常常被“美观”所扼杀，扼杀的借口往往是不符合其个人揣摩出的大众意志，“大众意志”、“群众”甚至是“人民”，这些铿锵有力的抽象名词总是被用来替代真实和明确的个体及小众情绪的表达。

『秀』时代

二零零七年三月

大约四年前的一天，单位里的一个女同事突然抱怨道：“商场逛了一个遍，为什么想买一条高腰的牛仔裤都买不到，全部都是低腰的。”听了这话才使我意识到：当代的妇女确实是不满足秀一下肩和腿了，她们还要将美丽的腰部也展示出来。看看现在满大街露腰露脐美女，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样的展示是合理又合法的，只是这样的美丽共享对于占有欲过强的男性有些不能接受。

大约三年前的一天，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叫芙蓉的姐姐（对于我应该是